



本来是一个被宣布了死亡的人，却又绝处逢生。

这次心脏移植手术，不仅挽救了我的生命，更可贵的是我与妻子冰封已久，濒于崩溃的感情竟也奇迹般的解冻缓和了。很多人说，这是心脏移植带来的心理和性情变化的结果，其实，这是人生劫难后我沉睡多年的真情重新复苏了……

濒死体验

NDE——濒死体验的缩写。不到生命的最后，你是无法捕捉到那种感觉的。

由于十年浩劫中我“特殊”的身份——“黑五类子女”，我和妻子饱受折磨，严重的精神和心理的崩溃使我在37岁那年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。

1998年的正月十五，我赶了几千里路，从东北回到离别40多年的故

乡，打算在母亲身边过个春节。没想到在除夕夜，一场生死未卜的重病把我撂倒了。

严重的心肌扩张病引发了心衰，引起浮肿，两只瘦骨嶙峋的脚肿胀得如两个发面馒头，继而全身的水肿，使我变成了一个水口袋，皮肤变的薄薄的，而且透明，用手按一下就会出现一个深深的凹陷。

过了几天，我的头颅也未能幸免，原本瘦长的脸型，也肿成了圆形的。

视物不清，眼前总是有蛛丝状的东西晃来晃去。难道是病情已经使我的瞳孔在渐渐扩散？等到瞳孔完全散开，一个生命不就完结了吗？

整个身子像被一块一块分解开，再也恢复不到原来的位置与状态。几次想把残存的最后一点生命力聚集在手上和双腿，但已不可能，动一下手脚都要去用很大力气。

频频发作的病情使我只能依靠强心剂来维持生命。

我那时有种预感，怕是支撑不了几天了。

我年迈的母亲吓得呜呜地哭了起来，“天哪，难道你让我的孩子死在我前头吗？”

生死系于一念之间的选择

病情稍有好转的时候，我决定返回东北，只知道这是惟一的方向，并不知道那里有可以神话般实施换心手术的医院，能使我起死回生。

列车载着我和我体内那颗极度危险的“心脏”回到了佳木斯，也许我的生命之根就在东北。难怪一个与白血病抗战多年而取得胜利的人说：“在与死之间，有一种神秘。”

在心脏移植的路口上，我长久的徘徊过，踟蹰过，动摇过，甚至闪过放

弃生命的念头。

在哈尔滨医大二院心脏外科的10号病房里,科主任姚教授告诉我:“从几项检查结果上看,很像心肌扩张病,你要考虑做心脏移植了。”

躺在病床上茫然麻木的我,倏然一惊!

心脏可以换?那是一种怎样的手术过程?是通常所说的开胸破腹挖心挖肺吗?

我的妻子此时比我更恐惧,但为了让我活下去,她不肯放过任何机会。这种时刻,妻的决策要比我来得正确,来得英明,也来得伟大一些。

医院开始为我寻找供体,寻找一颗健康的心脏。

几天后,姚教授满是笑意的走进病房:“老杨啊,心脏供体已经配好了型,A型血,身高体重都合适。最主要的一项淋巴病毒测试非常理想。你知道吗?要达到5%这个指标,是10万与1的比例呀!还从来没有人像你这么顺利呢!”

对于这个好消息,我却不知该怎么面对。

他又说:“什么都别想,先活下来再说。”

这句话带来一股湿湿的温暖,那股暖流一下子穿透了我那麻木而又冰凉的胸口,我那颗有病的心被迅速溶解了。

惊心动魄6小时

妻代替我在手术预定单上签了字。手术在即,生死难料,我知道那时的妻子承受的是怎样的压力和苦不堪言。

我的妻啊,为了我一条命,让你受惊了。

本来我可以依靠自己仅存的一点力气走进手术室的,可护士和妻子还是把我扶上了手术车。没走多远,妻突然双腿跪倒在走廊上,朝窗外尚未放亮的天空磕了三个头。这种时刻,一个深爱丈夫的妻子,除了拜天拜地求上

苍保佑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?

护士为我注射了两针镇静剂,然后麻醉师给我用了麻醉药。尽管我极力想感受一些什么,但药液已经在我血液中扩散,渐渐的,我失去了知觉。

真正神奇的换心手术在早晨5点开始了。

手术刀沿着锁骨向下划开皮肤,刀口延伸至脐部一寸处。钢板沿切口伸进胸膛,衬垫于胸骨下,震动式电锯在柔和细腻声响中切开胸骨柄,并缓慢谨慎向上移动。

胸骨切开,一颗微微跳动的心脏在心包的围裹下,呈现在大夫面前。

手术大夫持一把柳叶刀,丝毫偏差没有的将那颗多病的心脏从胸腔中取了出来。它先是很剧烈的跳动了40分钟,然后一下比一下微弱的直至停止跳动。

我的胸腔内此时空空如也。

供给我维持第二次生命的心脏,以最快的速度被送进了手术室,经过修剪,与我只剩下很小的一部分左右心房吻合。

接着大夫拿着弯针,像个慈母为儿女缝补衣裳一样的为我缝合心脏,缝合主动脉血管,缝合肺动脉和上下腔静脉血管。

手术室的门开了,大夫告诉一直守在门口的妻和孩子们,“手术一切顺利!”

妻子哭了,孩子们也哭了,泪水滴落在手术室门口的水磨石地面上。

生命如此幸运

一丝光线射进我闭合了12个小时的瞳孔中。

朦胧中我听到惊喜的声音传来:“醒啦——醒啦!”那熟悉的声音来自我的妻子。

我慢慢的睁开眼,发现已不是早晨的手术室。我仿佛来到了一片崭新明亮的天地中,周围一切纯净得如同雪域冰峰,洁白的光亮像似来自遥远的另一个世界。

思维正常,发音正常,一切正常。妻握住主治大夫的手久久不肯放开。

我并不知道我这场如梦如幻的经历中,竟然隐藏着一个奇迹,直到术后第三天中央电视台《晚间新闻》中说给一个57岁的人换心成功,打破了医学界所公认的55岁以上不能再做心脏移植的世界禁区。

我幸福死了!

幸福中的生命多么美妙啊!我已成为中国医学史上年龄最大的换心人啦!

在世间万物中,你认为最美丽的是什么?我会不假思索的告诉他:是生命!

在我换心之后,很多人说我变了,尤其妻子的体会最深,说变化太大了。她所说的变化,不包括我自己的体验,更多的是我对待家庭和婚姻的转变。

出院后,我自知心脏移植的生命期限平均是10年,而我这个年龄本身就是多事之秋,于是开始争分夺秒的写作。妻子把我抱在怀里哭着说:“咱不写了行吗?只要你好好的,什么我都不怕。”

我心里一颤,几十年婚姻的坚冰被妻子的爱融解了。结婚40年,我们比以往更加相爱,因为我们都更加懂得生命的不易,更加珍惜彼此的生命和生命中的姻缘。

